

顾希佳著

# 中南古代文化

中国函授文库出版社

# 东南蚕桑文化

顾希佳 著

中国民间文史出版社

一九九一·北京

责任编辑 刘晔原  
封面设计 王向明  
封面题字 封友文

### 东南蚕桑文化

---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巨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8.75字数：21万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册

---

ISBN7-5040-0286—0/I·286 定价：5.00

## 引　　言

举世周知，丝绸是中国人的骄傲，它色彩斑斓，质地轻柔，飘飘欲仙，多少人为之瞠目结舌。它不仅历史悠远，而且至今魅力依旧，在众多化纤织品的竞争中保持头牌，经久不衰。于是，关于丝绸的一切也自然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

话说丝绸，势必要说到蚕桑。蚕桑丝绸本来就是这一事物的全过程。而话说蚕桑丝绸，则又势必要话说我们发明蚕桑的华夏祖先。

要知道，如今世界各国都一致公认：中国是这个地球上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的国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史学家克泰夏最早使用了“Seres”这个词。它的本意是“制丝的人”，以后又引申为“丝之国”。这，也就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值得我们一提的是，古代曾经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指的是中国古代西去中亚、欧洲的陆上交通线。这条通道被现代学者喻为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一段历史时期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正是通过这条通道才得以交流的。丝绸之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功劳也就不言而喻了。正因为在这条国际贸易线路上传播最早、最多而且最有影响的是中国的丝绸，所以全世界才一致公认这条陆上交通线为“丝绸之路”。

这一切，无不说明蚕桑丝绸的生产在中华民族古老悠远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这里有着无穷的民众智慧的结晶，这里有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的精髓。蚕桑丝

绸文化自然不仅仅表现为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它同时也表现为种种民俗事象和意识形态。

有关研究和介绍蚕桑丝绸生产技术方面的书籍，我们已经见到过不少了。但是从人文科学的范畴去探讨这一专题，却实在有些孤寂。其实，这里同样也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和五彩缤纷的绸缎一样使人目不暇接的美丽世界。关于蚕乡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神话传说和文化艺术，这无疑是个精神的宝库！

在杭嘉湖蚕乡，人们历来把养蚕女子称呼为“蚕娘”，而把蚕称呼为“宝宝”，这就是说，人们历来把养蚕的生产劳动形象地比喻为母亲哺育婴儿。显然，这就不仅是一个生产技术的问题，而恰恰是传统心理的反映。在蚕乡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有趣的例子来，都可以说明是蚕丝生产所带来的影响。在杭嘉湖蚕乡，人们世世代代爱唱蚕花歌；爱看蚕花戏；平时爱在头上戴上一朵鲜艳可爱的蚕花；过年了，要扫蚕花地、点蚕花灯、点蚕花火；年初一早晨起得晏一些，这叫做焐蚕花；结婚要点蚕花蜡烛；嫁妆中又必定要有“蚕火”、“发簾”这两件蚕丝生产工具；人死了，手里要握一颗茧子，脸上要盖几重丝绵，家属要举行“扯蚕花挨子”、“盘蚕花”的仪式；旧时的祭祀仪式中，必定要“接蚕花”、“送蚕花”；在当年这里的庙会上，甚至还有“轧蚕花”、“扯蚕花绢头”、“摸蚕花奶奶”的奇风异俗；蚕乡人都信仰蚕花娘娘、蚕花菩萨；世代相传着许多有关蚕桑丝绸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以及谚语、谜语……它们又是那样的引人入胜、耐人寻味、使人难忘。蚕乡人还世代遵循着种种禁忌，究其源也来自古老的蚕丝生产。有些禁忌虽然已经衍变得面目全非，但它们却至今依旧顽固地残存在人们的生活中，甚至不知

不觉地改变了蚕乡人的语言习惯。这自然又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不仅在民间文化中，就是历代的文人也非常喜欢以蚕丝为题材，去驰骋他们丰富的想象，去寄托他们无限的情思。许多人一定都还记得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多少年来，大家都愿意用春蚕的品格来比喻那种崇高的献身精神，而蚕乡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也永远是历代作家、诗人创作的源泉。

凡此种种，又一次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马克思）

在改革的大潮席卷着神州大地的今天，回过头去考察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性格特征之一的蚕桑文化，寻找它发生、发展的动机，传承、衍变的轨迹，揭开它那深层蕴含的奥秘，显然格外有着其特殊的现实意义的。

处于吴越文化中心地带的浙江省杭嘉湖地区，素有丝绸之府的美称。出土文物告诉我们，至少在四千七百多年前，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蚕丝生产。唐宋以降，它成为全国重点产区；元明之际更已名闻天下；建国后，则一直是全国先进蚕乡，在蚕桑丝绸生产和贸易方面，无不拥有雄厚的实力。这一切，无疑也是吴越文化的一个骄傲。然而，当我们漫步在杭嘉湖蚕乡，却又会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现象。

一方面，这里正在不断地、迅猛地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工厂林立、车队如潮，各种现代化电气设施进入千家万户，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种种新的文化因素和民俗事象；另一方面，这里却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顽强地表现出种种旧文化、旧习俗的残存。这种矛盾的社会现象引起人

们的关注和争议，也是必然的。

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这样想而不那样想，常常是基于心理的、信念的传承因素。也有人把它叫做“集体无意识”。或者说，则是一种传统的，无形的“约定俗成”在指导着、约束着、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而在蚕乡，这种种文化现象则又往往与蚕丝生产的盛衰兴替有关。只是由于漫长的历史岁月，这些文化因素大多衍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们只知道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而且在做的时候表现出浓郁的兴趣；却已经不知道这许多形形色色的“约定俗成”的真正原因，亦即思想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的原始意义了。这种状况在世界各国都可以遇到，蚕乡自然也不例外。

解决这个问题，给人们以较为可信的答案，不是自然科学的任务，它无疑应该由社会科学来完成。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

我们在采风的基础上，对大量社会现象追本溯源，辨析澄清，或作必要的批判，目的则是为了能正确地认识传统的蚕桑文化，特别是认识蚕桑文化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工作，推进尊重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理解我们的祖先，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这样一种好风气。另一方面，在理解的前提下，对于蚕桑文化中那些已经陈旧了的，正在阻碍着时代前进的因素才能进行自觉而有效的批判。

这也是我们要和读者一起思索的一个问题：古老的蚕桑文化还能在今天焕发出新的青春吗？

读完这本小册子，您一定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

# 目 录

引言.....	( 1 )
<b>第一章 从七千多年前说起.....</b>	( 1 )
第一节 出土文物告诉我们.....	( 1 )
第二节 丝绸之府的昨天和今天.....	( 4 )
<b>第二章 神秘的蚕丝生产.....</b>	( 14 )
第一节 仙人难断叶价.....	( 14 )
第二节 蚕娘及其禁忌.....	( 20 )
一、蚕室、蚕具及一般养蚕过程.....	( 21 )
二、蚕禁忌.....	( 32 )
第三节 缫丝织绸种种.....	( 46 )
<b>第三章 蚕乡的神话和蚕神.....</b>	( 54 )
第一节 蚕马神话和桑的神话.....	( 54 )
第二节 蚕乡的神.....	( 76 )
一、乱纷纷的近代蚕神崇拜.....	( 76 )
二、艰难的历程.....	( 80 )
三、淡泊化及其思考.....	( 104 )
<b>第四章 蚕花无处不在.....</b>	( 114 )
第一节 祭坛的嬗变.....	( 115 )
第二节 桃枝的魔力及其他.....	( 140 )
第三节 从殷墟卜辞到烧田蚕.....	( 157 )
<b>第五章 蚕与人的一生.....</b>	( 170 )
第一节 在婚丧大事里.....	( 170 )
第二节 蚕农的社交.....	( 177 )

<b>第六章 蚕乡的歌</b>	(190)
第一节 从《豳风·七月》到《蚕花歌》	(191)
一、采桑情歌	(191)
二、《蚕花歌》的比较研究及其他	(198)
三、机坊的歌	(208)
四、童谣和儿戏	(215)
五、历代蚕乡民歌	(218)
第二节 说不完的民间故事	(225)
一、传说的天地	(225)
二、龙蚕故事的比较研究	(237)
三、历代民间故事	(244)
第三节 在历代文人笔下	(250)
第四节 谚语·俗语·谜语	(258)
第五节 民间艺术和竞技活动	(262)
<b>后记</b>	(271)

# 第一章 从七千多年前说起

## 第一节 出土文物告诉我们

我国的蚕桑丝绸生产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作为史学重要手段之一的考古，向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证：

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博物馆，在吴兴县钱山漾两次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良渚文化时期）。在乙区第四层获得不少绢片、丝线和丝带，考古工作者对同时同层出土的稻谷进行放射性碳素测定，认为这批地下文物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735—2175年，即距今4140—4700年。这些丝织品的表面细腻、光洁，丝缕平整，经鉴定是家蚕丝先缫后织而成，是我国至今出土最早的丝织品。由此可见，杭嘉湖地区早在4700年以前（大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在养蚕和利用蚕丝缫织的生产技艺了<sup>①</sup>。

还有几次考古发掘也是必须提到的：

1926年，在发掘出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得到半个已经割裂了的茧壳。切割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取蛹供食用，也可能是取茧丝为纺织原料<sup>②</sup>。西阴村离黄河不远，同时出土还有与纺织有关的石制纺轮、纺锤和骨针、骨锥。这个遗址较早于仰韶文化时期（5600—6000年前）。虽然不能断定这就是家养蚕，但至少说明当时已经在利用蚕茧了。

① 《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② 《清华科研院丛书》1927年。

而在河南郑州青台遗址发现的粘在头盖骨上的丝帛和残片，以及十余枚红陶纺轮，则把丝织品实物的上限提前到5500年以前。

1973年和1977年，对宁绍平原的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进行发掘。放射性碳素测定距今已有7000年之久。这两次发掘先获得了打纬骨机刀、骨梭、梭形器、木制绞纱棒、打纬刀、经轴(残片)和陶制纺轮等纺织工具，后来又获得一个盅形雕器。这个牙雕小盅制作精细，平面呈椭圆形，中空作长方形，圜底。外壁雕刻有编织和蚕纹图案。这些蚕纹看起来好象蚕在向前蜿蜒蠕动，头部和身上的横节纹非常清晰<sup>①</sup>。这里，“织纹”和“蚕纹”在同一器皿上组成协调的图案，正说明河姆渡人已经发现了利用蚕茧抽丝可以进行原始的手工编织这一奥秘。当然，河姆渡人所利用的蚕，究竟是野蚕还是家蚕，同样难以定论。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去寻找旁证。在桐乡石门的罗家角遗址，其第三层（属马家浜文化）发现有桑属花粉。在上海崧泽类型的文化层中，则发掘到更多的桑属花粉。一般以为这是种桑养蚕的旁证。这些古文化遗址距今都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可以认为，大约在七千年前，浙江的先民已经发现了蚕，并且能从事原始的编织劳动。而到了4700年前，则已能缫织出具有相当技艺水平的绸片和丝带来了。在黄河流域，西阴村的文物告诉我们，利用蚕茧的历史也已走过了六千多年。家蚕的驯化和缫丝纺织技术的掌握，绝非一朝一夕的易事。对于新石器时期的祖先来说，用千年来计算历程是不足为怪的。

到了殷商时期，也有一些出土文物记载了蚕丝生产的信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中，经辨认，就已经有了“桑”、“蚕”、“丝”、“帛”这些文字，自然它们的原始笔划造型是很繁复

<sup>①</sup> 《文物》1976年第8期，《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还有一些殷墟卜辞，记载了当时对蚕神的祭祀活动，我们将在第三章中叙述，它自然也可佐证蚕丝生产的存在。

1953年，在安阳出土的殷墟墓葬中，有长3.15厘米，白色扁圆，七节长条形的玉蚕，保存完整，形态逼肖<sup>①</sup>。这也说明，殷商时把蚕视若神明，以致于将玉蚕作了陪葬品。蚕丝生产在当时的地位显然是很高的。

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殷商遗址出土了粘着在青铜器上的丝织物痕迹，已有平纹的纨、皱纹的縠、绞经的罗、以及铠纹绮等，则是目前我国能见到的年代最早的一块丝绸实物<sup>②</sup>。

周代的情况又怎样呢？我们可以去读《诗经》。其中的《豳风·七月》早已脍炙人口，它逼真地描述了古代陕西一带蚕桑生产的风貌，我们将留在第六章作专门介绍。

青铜器是周代留下来的一种文物。周人喜欢把大小事件刻铸在钟鼎上，我们称这种文辞为钟鼎文。有一件周孝王时代的虢鼎，也是三千多年历史的文物了。鼎上铭铸的文字说：勿用一匹马和小束丝去换五个奴隶。但奴隶的主人嫌少而不愿换。以物交换没有成功，又改用货币锊百去交换，仍然不成。于是勿起诉，诉讼的结果勿获得了胜利<sup>③</sup>。这段钟鼎文告诉我们，奴隶主居然用一匹马和小束丝来换取五个奴隶，可见蚕丝的身价，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

到了春秋战国，我们已经不必仅仅依靠出土文物来回顾历史了。保存至今的典籍在这方面自然帮了我们不少忙。就以成书于战国的《禹贡》为例，该书说的是禹治水成功之后，将全国分成九个州，规定各地的贡赋。其中规定上贡丝和丝织物的州，就有

① 《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② 杨力《中国的丝绸》，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周晦若、陈健《蚕丝溯源》四川纺织工程会内部发行。

冀、兗、青、徐、揚、豫、荆等州。杭嘉湖一带当时属于扬州。“淮海惟扬州……厥篚织贝，”就是说要将“织贝”放在筐（盛物的竹器）中上交。“织贝”是一种锦的名称，一般认为是先染了色，然后将染色丝织成贝纹的这样一种锦帛。在出土文物方面，则有湖南长沙楚墓的几何纹锦、对龙对凤锦和填花燕纹锦，可以说明当时的生产水平。

## 第二节 丝绸之府的昨天和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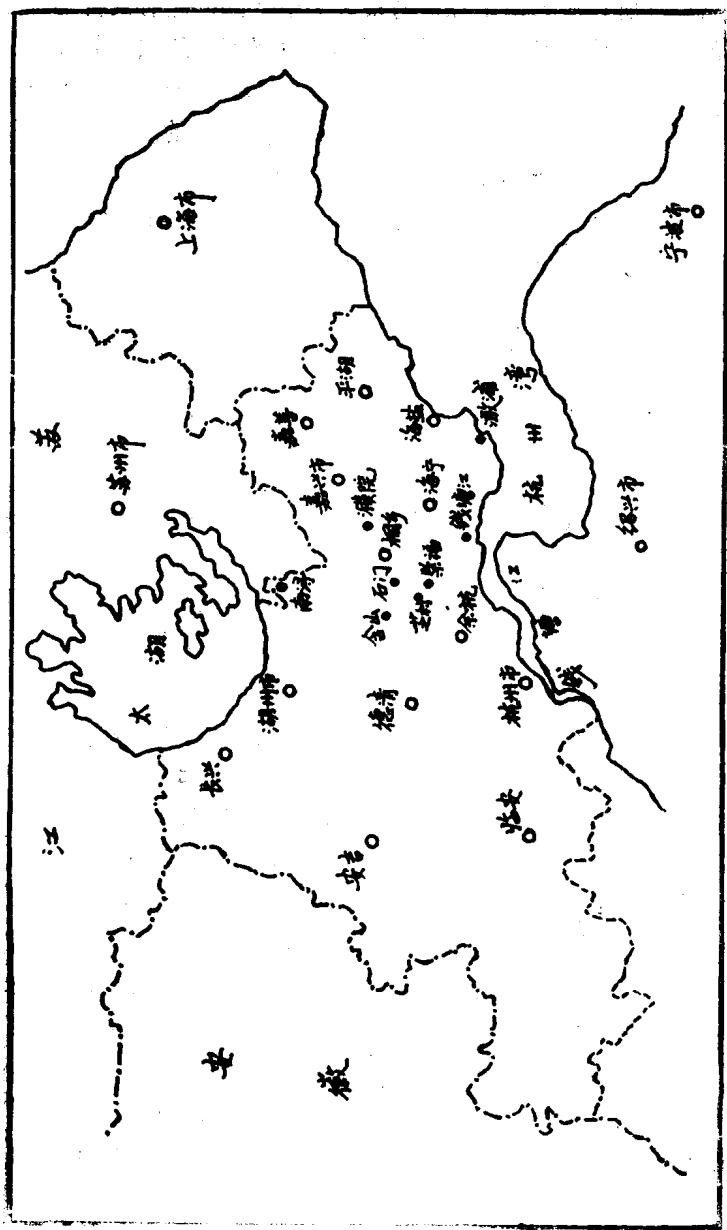
接下来就要着重说说杭嘉湖地区的蚕丝生产历史了。因为我们在本书中所展开的对蚕桑文化的探讨，是以杭嘉湖为基点而尽可能顾及全国的。

杭嘉湖平原是我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平原的一部分，属太湖流域。南濒杭州湾，北接上海市和江苏苏州，西与安徽毗邻，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河港交错，气候温和，素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闻名于世。

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它包括嘉兴市、湖州市的全部、杭州市的一部分。嘉兴市属有城区、郊区（旧称嘉兴县）嘉善、平湖、海宁、海盐、桐乡（旧时为桐乡、崇德）县。湖州市属有城区、郊区（旧称吴兴县）、长兴、安吉（旧时为安吉、孝丰）、德清（旧时为德清、武康）县。杭州市的一部分指余杭（旧称杭县）、临安县及市郊（如图）。平原面积约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45%。

据六十年代的一个统计，杭嘉湖地区的蚕茧产量约占浙江省全省的89%，全国的三分之一<sup>①</sup>。

<sup>①</sup> 萧静萍、宋小棣、蔡一波《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载《地理》1963年第8期，科学出版社。



杭嘉湖地区简明地图

杭嘉湖之所以成为举足轻重的蚕桑集中产区，确有其自然环境方面的优越条件。其一，这里属副热带气候区，终年温和湿润，正适宜桑树的栽培，全年生长期可达220天，一年可采叶三至五次；此种气候对于蚕的生长无疑也是十分适宜的。其二，这里水网稠密，终年可以航行，灌溉也极方便，以致土壤肥沃。其三，这里人口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00多人，为蚕桑和粮食种植、养牛、养鱼、丝绸工业相互结合的经济结构，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

当然，这顶桂冠并不是一开始就戴在杭嘉湖头上的。虽然早在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已经懂得利用蚕茧，从事纺织；虽然早在五、六千年前，杭州湾以北的马家浜人就已懂得了种桑养蚕；虽然早在4700年前，钱山漾人已经能织出较高水平的绸片和丝带来。但是许多史料证实，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的吴越文化一度沉寂，并且明显落后于中原的华夏文化。商、周时代，杭嘉湖地区的蚕丝生产至今还缺少文物和典籍的实证资料。

对此，学界有一种推测：7000年前到6000年前之间，由于冰川融化而出现的全球性海浸也危及了吴越地区，古越先民被迫从平原进入山里，直至4000年前才逐渐出山。而在此同时，中原却因战争造成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使之领先一步<sup>①</sup>。

还有一种说法，是从大量出土文物的分析中得出的。这种观点认为，太湖流域的先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它们的年代序列大致是“河姆渡文化——罗家角早期遗存——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从公元前五千多年到公元前二千多年之间）。而在此之后，即距今四千一、二百年左右，黄河流域进入“尧舜禅让”的军事民主制的时期，这一带的良渚文化的上层社会整体

---

<sup>①</sup> 姜彬《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4期。

地离开了太湖地区，加入了中原逐鹿。结果，有的被镇压，有的被招抚，有的被远徙、流放到了西北或南方。也就是说，大约在中原夏代，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在当地沉寂，而却在中原隐约出现，汇成了华夏文明。反之，当地土著的文化水平却在很长一段时间落后于中原，处于文化低潮，并且在许多方面不得不重新开始<sup>①</sup>。

因此，一般都认为虽然长江下游很早就开始养蚕，但直至魏晋之前，我国蚕丝生产的中心却在黄河流域。大约是从南朝起，才开始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的<sup>②</sup>。《湖州府志》载：“蚕事如《禹贡》、《豳风》所陈，多在青、兗、岐、雍之境，后世渐盛于江南。”这个说法是对的。北宋的秦观，曾写过一本《蚕书》。秦观是苏北高邮人，他写《蚕书》不用吴中经验，而把“兗人”称之为“蚕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这也证明：直至北宋，江浙一带的育蚕经验还落后于豫鲁一带<sup>③</sup>。

对于杭嘉湖地区蚕丝生产的振兴来说，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宋室南迁。公元1127年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大批北方官民来到南方，也带来了北方蚕丝生产的先进经验；南宋王朝所需的大量开支，又亟待开发蚕丝生产来弥补，这就使得杭嘉湖地区的蚕丝生产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飞跃。

可以用桐乡濮院的崛起起来说明这一点。

自宋建炎以前，特一草市耳。区镇为吴越战场，平行千里，至今尚称北草荡云。濮氏，南宋曲阜从者濮凤……淳景以后，宋室渐衰，濮氏寥寥仕途，经营家业，藏获千丁，督

①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浙江丝绸史》朱新予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嘉湖蚕桑资料，遗产编》中共嘉兴地委政治研究室，1961年内部资料本。

课农桑，机杼之利，实自此始。

《濮院镇志》

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操作，明动晦休，实吾乡衣食之本。

杨树本《濮院琐志》

春绢秋罗软胜绵，折枝花小样争传。舟移濮九娘桥宿，夜半鸣梭搅客眠。（原注：濮院，元濮乐闻所居。濮九娘桥在焉。）

朱彝尊《鸳鸯湖棹歌》

濮凤是随宋室南渡的一个官吏，他的子孙颇识时务，弃官归田，在桐乡北草荡这块荒地上发展蚕丝生产。他家拥有千名家奴，终于使这块荒地变成一个繁华的市镇。于是，理宗赐名濮院，属桐乡县治。这里的丝绸也开始闻名全国，人称“濮绸”。从濮院在荒地上崛起这一事实，我们不难想见杭嘉湖蚕乡的迅猛发展。

到了明朝，杭嘉湖地区终于一举而成为全国蚕丝生产重心。当时，福建、广东、江西、山西、江苏等地的丝织业，都把“湖丝”作为他们生产的原料。因而被称为“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sup>①</sup>明中叶以后，不仅杭州、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更为繁华，这一带的菱湖、南浔、双林、濮院、王江泾、陡门、石门、王店、塘栖等小市镇（包括现属江苏吴江县的盛泽镇在内），也因蚕丝生产的兴旺而崭露头角。正如万历年间王穉登《客越志》所述，这一带“地绕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同时的潘之恒《三吴杂志》则说，每当蚕月，太湖中来往的船只，载的都是桑叶<sup>②</sup>。这个阶段商品经济开

① 明·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

② 参见《嘉湖蚕桑资料·遗产编》 1961年内部资料本。